

巴爾札克與卡斯特侯爵夫人—— 從感情問題到政治問題

甘佳平/ Kan, Chia-Ping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Fren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摘要】

與卡斯特侯爵夫人分手後，巴爾札克在 1832-1834 年間出版了一系列有關「絕望愛情」的作品，包含有《鄉間醫生》、《絕望愛情》及《榮爵公爵夫人》等書。故事內容大同小異，但隨著時間的沉澱，作品表現出的深度卻不盡相同。因此，在討論作者私人感情之餘，本文還希望可以從社會政治的角度來討論這些作品，看作者如何在對個人情傷難以釋懷的同時，如何成功地將小說情節與歷史結合在一起，提升小說與文學家的地位。

【關鍵詞】

巴爾札克、卡斯特夫人、《鄉間醫生》、《絕望愛情》、《榮爵公爵夫人》

【Abstract】

After separating with la marquise de Castries, Balzac published a series of creations about “despairing love” which comprises «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 « Dezesperance d’amour », «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etc. between 1832-1834. Even though the contents of these stories are similar, the depth of meaning in each story is quite different as time goes b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discuss the sentimental problem of the author,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se word from the political viewpoint. We like to know how the author turns his own grief into the combination of novels and the histo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tus of writers and their work.

【Keywords】

Balzac, la marquise de Castries, «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 « Dezesperance d’amour », «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前言】

眾人皆知，巴爾札克（1799-1850）在短短二十年間（1829-1850）寫了一百三十七部文學作品。然而，在這同時，他的私生活也相當精采。他風趣的談吐及出眾的文采讓他擁有許多女性朋友，從最早期的貝妮夫人（Laure de Berny，1777-1836）到最後的韓斯卡夫人（Eve Hanska，1801-1882），巴爾札克豐富的戀愛史一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只是，在這兩段深刻且冗長的愛情歷程中（貝妮夫人：1822-1832 左右；韓斯卡夫人：1832-1850），巴爾札克仍不間斷地與其他女子交往。其中，最有名的，要屬他和卡斯特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Castries，1796-1861）的戀情。雖然，這段戀情並不長久，前後只有短短十四個月的時間（1831 年 8 月-1832 年 10 月），但卻足以讓巴爾札克終生難以忘懷。

1832 年是巴爾札克生平中相當重要的一年。此年的 2 月 28 日，與他通信已有一段時間的卡斯特夫人首次卸下心防，向他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並發給他一封正式的晚宴邀請函，希望這位知名小說家能前來賞光。同一天裡，巴爾札克還收到韓斯卡夫人遠從烏克蘭寄來的第一封匿名信¹，向其表達愛慕之意。很快地，與巴爾札克交往已有十年之久的貝妮夫人發現她年輕情夫（兩人相差二十三歲）態度上的轉變，她決定主動提出分手（朱妮塔·H·弗洛伊德：148），歸還巴爾札克自由之身²。

在得知卡斯特夫人真實的高貴身份後，巴爾札克欣然地接受邀約，他還因此無心回覆韓斯卡夫人寄來的匿名信，請好友鉅瑪·卡羅（Zulma Carraud）先代筆回信。然而，很快地，巴爾札克將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出身「貴族」的卡斯特夫人似乎不願意和「中產階級」的他有進一步的交往。

自尊心嚴重受創的巴爾札克將自己的心情反應在文學創作裡。依據裘雷（Roland Chollet）的說法³，巴爾札克在 1832-1834 年間出版的三部作品有相當程度的連結關係，卡斯特夫人對這三部作品的影響，以及這三部作品間的連屬關係都是肯定的。裘雷的論證得到普遍性的支持，因此，我們將基於他的論點，進一步來比較、討論這三部作品的內容及其呈現方式。

一、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¹ 烏克蘭在十七世紀後曾多次併入俄羅斯帝國版圖。因此，韓斯卡夫人也常被認為是俄羅斯人。

² 其實，貝妮夫人的心臟病也是促使她和巴爾札克分手的原因之一。長期受折磨的她，知道自己所剩的時間不多，無法再繼續支持巴爾札克事業上的發展，因此選擇黯然退去。不過，即使名義上是分手的情人，事實上，貝妮夫人始終和巴爾札克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

³ « De Désespérance d'amour à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L'Année balzacienne*, PUF, 1965.

在認識巴爾扎克前，卡斯特侯爵夫人剛結束一場震驚全巴黎的婚外情。在與丈夫協議分居，與其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的同時，卡斯特夫人與派駐巴黎的奧地利籍外交官梅特涅（Victor de Metternich）陷入熱戀（1822）⁴。然而，幾年後，在夫人產下一名私生子後（1827），維克多就因肺癆（phtisie）死於夫人的懷裡（1829）。不堪此擊的夫人顧不得自己崇高的身份，深陷於無法自拔的悲傷情緒中，只好將自己的地下情公諸於世。這項舉動與道德規範相牴觸，也迫使巴黎上流社會紛紛與夫人保持距離，以示清高。除了名譽的損害之外，體態上，侯爵夫人也不再那麼地婀娜多姿。她從馬背上的失足造成了她背脊的終生損傷，肢體的不協調迫使她減少社交活動，淡出上流社會，隱居巴黎近郊。因此，「小說」變成了夫人排遣時間的最佳活動，事業如日中天的巴爾扎克也變成了夫人想進一步認識的對象。

1831 年 10 月，在閱讀過《婚姻生理學》（*Physiologie du mariage*，1829）及《驢皮記》（*La Peau de Chagrin*，1831）等書後，侯爵夫人決定寫信給巴爾扎克，抗議作者在小說裡對女性一些不公平的描述。但礙於自己崇高的身份，夫人只能藉由匿名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此一個舉動引起巴爾扎克的好奇心，他深信這名文筆優雅的神祕讀者必擁有不凡身份，因此，他熱切地回覆，不厭其煩地向其說明自己袒護女人的想法。他解釋道，他之所以選擇反諷的方式處理文章，是希望可以藉此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而不是對女人有不敬之意。很快地，侯爵夫人表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並大方邀請這位當紅作家到她的私人邸宅共進晚餐。夫人盛情的招待讓出身中產階級的巴爾扎克喜出望外，決定以一切方式討取夫人的歡心，甚至開始幻想和侯爵夫人進一步交往的可能性，在給好友鉅瑪·卡羅的信裡（1832 年 7 月 2 日），巴爾扎克難掩心情地表示：

〔卡斯特夫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公爵夫人，傲氣凌人、令人愛不釋手、靈巧精明、才智橫溢又大方獻媚〔...〕她說她愛我，想將我留在威尼斯一座宮殿的深處〔...〕讓我只為她一人寫作。她是那種在她需要時一定要跪在她身旁寵愛她的人，她讓想征服她的人有著無比的歡愉。一個如

⁴ 奧地利名總理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兒子。

夢想般的女子!... (居昂 [Bernard Guyon]。1967 : 507) ⁵

巴爾札的雀躍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僅被特許以夫人的小名直接稱呼她——瑪莉 (Marie)，而且，從夫人給他的一封信裡 (1832 年 6 月)，讀者不難想像他們倆當時的親密程度：

我很欣賞您的出版品 [...] 然而，我想我更喜歡的是聽到您的聲音。這不是告白，而是事實。明天見，是吧？ (李特雷 [Michel Lichtlé] : 12) ⁶

此外，依據巴爾札克的說法，夫人還曾曖昧地向他表示，她將會在「不傷害貞潔與清白的範圍內，給予他一個女人所能給的。」 (李特雷 : 16) ⁷ 我們不難想像這句話所激發的無限遐想。令巴爾札克難以忘懷的，還有他在夫人細嫩手背上留下的親吻。對滿腔熱血的他而言，接受獻吻的夫人像是默認了這段戀情，他的熱情一觸即發：

對一個陷入熱戀，感官充滿快感，內心充滿愛情的男子而言，這個親吻，雖然看似純潔，但卻足以挑起巨大的騷動。(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56) ⁸

幾個月後 (1832 年 10 月)，夫人數次邀請巴爾札克一起旅行，她的盛情被視為一種表白，巴爾札克相信，這趟旅程將有助於他們關係的明朗化。因此，在將這旅程視為夫人「告白」的前提之下，巴爾札克決定大膽示愛，準備贏得美人歸。不料，這勝利在望的心情卻被狠狠地潑了一盆冷水，夫人輕蔑的回應將令巴爾札克畢生難忘。

很可惜的，這段難堪的回憶並沒有被清楚地記載下來。布特隆 (Marcel

⁵ 筆者譯，以下相關評論皆由筆者自譯。« [...] la vraie duchesse, bien dédaigneuse, bien aimante, fine, spirituelle, coquette [...] et qui dit m'aimer, qui veut me garder au fond d'un palais à Venise [...] et qui veut que je n'écrive plus que pour elle. Une de ces femmes qu'il faut absolument adorer à genoux quand elles le veulent, et qu'on a tant de plaisir à conquérir. La femme des rêves !... »

⁶ 筆者譯，以下相關評論皆由筆者自譯。« Je vous aime bien imprimé [...], cependant je crois que je vous aime encore plus quand je vous entends. Ceci n'est pas une déclaration, mais une vérité. A demain n'est-ce pas ? »

⁷ « Elle me promet et me donna tout ce qu'une femme peut donner en restant chaste et pure. »

⁸ 筆者譯，以下本小說中文部分皆由筆者自譯。« [...] chez un homme épris qui a dans les sens autant de volupté qu'il a d'amour au cœur, ce baiser, chaste en apparence, peut-il exciter de redoutables orages. »

Bouteron)、卡斯特克斯(P.-G. Castex) 及皮爾羅(Roger Pierrot) 都曾研究過這段巴爾札克的過去,然而,我們對事發的詳細經過仍知道地很有限。我們只知道,原本答應陪夫人南下義大利的巴爾札克在日內瓦突然改變行程,一個人回巴黎(10月18日左右);而夫人,則是不動聲色,照著她原先的計劃,獨自前往義大利。不過,依據夫人後來寫給新歡聖伯夫(Sainte-Beuve)的一封信,我們可以想像巴爾札克當時所承受的打擊:

我〔卡斯特夫人〕感覺得到〔...〕,若有男人膽敢忽視我的年紀、地位,
對我說出一個情字,我必定會即刻開始厭惡他。(李特雷:14)⁹

很明顯地,「社會階級」的不同是這段感情的癥結點¹⁰。卡斯特夫人身世顯赫,娘家是擁有數百年歷史、血緣純淨高尚的「斯圖亞特王朝」(Maison Stuart)的後代,在當時的英國、法國及歐洲各地仍保有相當的權勢。她的舅舅,菲茲詹姆士公爵(duc de Fitz-James, 1776-1838)則是法國當時「保皇黨」裡最具聲望及影響力的人之一。至於夫家,也是一個可追溯至十五世紀的名流望族。因此,對一個身邊圍繞著社會地位崇高的人的侯爵夫人而言,一個出身中產階級,爺爺是農夫,爸爸是公務人員的巴爾札克,至多只能算是個人生低潮的玩伴。

對巴爾札克而言,這打擊是一個莫大的恥辱。在他看來,侯爵夫人雖然出身顯赫,但是,她的婚外情早已讓她身敗名裂,她「應要低調地接受他人的求愛,避免再製造醜聞」¹¹,玷汙她個人及整個上流社會的聲譽才是。

巴爾札克的傷害及不平可以從他給親友的書信中看得出來。在一封給他母親的信裡,他悲傷絕望地喊道:「噢!如果你知道我現在有多麼地需要投奔你懷裡,到一個情感的庇護所裡!」(李特雷:14)¹² 在一封給韓斯卡夫人的信裡,他哭訴他滿腹的委屈:「前一天,我還是她的一切;隔一天,我什麼都不是。」(李特

⁹ « Je sens [...] que si un homme osait, oubliant mon âge, ma position, me dire un mot d'amour, je le prendrais en haine à l'instant ».

¹⁰ 「年紀」問題應不是一個大問題,卡斯特夫人認識巴爾札克時才36歲,況且,她才剛結束與梅特涅的戀情。

¹¹ « Elle avait commis "une première faute", et se trouvait donc "dans de ces situations sociales qui, selon la complaisante jurisprudence de nos mœurs, doit permettre à une femme de se laisser aimer sans trop de scandale". » (李特雷:15-16)

¹² « Oh si tu savais comme j'ai besoin en ce moment de pouvoir me jeter dans ton cœur, comme dans un asile d'affection entière [...] »

雷：16)¹³ 因此，在無法抹去這難以吞忍的痛苦、在無法原諒卡斯特夫人先是頻示好卻又事後不認帳的態度，作家決定展開一連串的反擊。這一連串基於「報復」心態而發表的作品被李特雷統稱為「對獻媚的控訴」(le procès de la coquetterie) (李特雷：16)。

二、從愛情到文學：《鄉間醫生》、《絕望愛情》、《榮爵公爵夫人》

(一)、《鄉間醫生》

在事發後的第一時間裡(1832年10月15日左右)，巴爾札克快速地完成了《鄉間醫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的最後章節——〈鄉間醫生的告解〉(« La Confession du médecin de campagne »)。文中，男主角波那西斯(Bénassis)娓娓道來他隱居鄉間，為窮困鄉民奉獻一生精力的原因：在遇上一名頻示好的女子後，他陷入了情網，然而，女子的態度驟變，在離去前狠狠地傷了他的心。讀者很難不將波那西斯的遭遇與巴爾札克的個人經驗聯想在一起，不過，這樣一個太過於「寫實」的版本，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文章最後並沒有出版。根據居昂在*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ez Balzac*一書裡的說法，巴爾札克曾對《鄉間醫生》的內容做過多次修改。從前後的改變看起來，作者似乎有些避嫌的意味。因此，在最後上市的版本裡，波那西斯之所以會下鄉奉獻所長，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改造，不再是因為他需要治療情傷，而是因為他想彌補年輕時所犯下的過錯。換句話說，波那西斯不再只是想要療傷，而是想要「化悲憤為力量」¹⁴，將自己的精力奉獻給需要的人。至於女主角，也不再是一名擁有完美外貌，以勾引、玩弄男人為樂的女子。她變成了一名善良的女子，她離開波那西斯不是因為她無情，而是因為她要成全波那西斯善盡父職的心意。

因此，在與女子分開後，波那西斯不再是滿腹的委屈與不平，而是滿心的懊悔。畢竟，他曾經與夢想那麼地接近！

這段愛情喚醒、滿足了我的欲望：野心、財富等我所有的夢想。美麗、高貴、富有、家教良好，這個地位崇高的年輕女子擁有上流社會專橫獨享的所有優勢，而這崇高地位亦是我所嚮往的[...]我不知道還有誰的條件能比她更完美，更適合當終身伴侶。(巴爾札克。《鄉間醫生》：

¹³ « La veille j'étais tout pour elle, le lendemain, je n'étais plus rien. »

¹⁴ 這樣的想法將會一直演變到最後的《榮爵公爵夫人》。

558) ¹⁵。

這段話不僅道出了巴爾札克在失去卡斯特夫人後的絕望心情，它也同時點出了巴爾札克理想伴侶的兩個必備條件：地位及財富。

由此看來，巴爾札克與卡斯特夫人的想法是相當類似的。自 20 歲開始寫作以來，以「野心」聞名的巴爾札克就一直希望可以快速地成功、致富，一腳踏進夢想已久的上流社會。雖然他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始有了的報償，讓 30 歲的他巴黎有了一席之地 ¹⁶。然而，與其他家世背景雄厚的當代作家比起來，他似乎是確有其不足處。例如，夏多布里昂 (de Chateaubriand)、拉馬丁 (de Lamartine)、繆塞 (de Musset) 等身出貴族名門；雨果 (Victor Hugo) 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蘇尤金 (Eugène Sue) 等則是有權有勢的中產階級。他們優渥的環境讓他們可以過著優雅奢華的生活，他們的品味與格局讓出身卑微，畢生只能靠寫作勉強維生的巴爾札克羨慕不已 ¹⁷。因此，找一名出身上流社會的情人似乎變成了巴爾札克唯一的希望 ¹⁸。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會顧不得旁人的反對 (貝妮夫人 ¹⁹、鉅瑪·卡羅)，像飛蛾撲火似地飛向卡斯特夫人的原因之一。

這種汲汲營營，一心希望靠著女人成功的男人，在《人間喜劇》裡並不罕見。在《伊芙女孩》(*Une fille d'Eve*, 1838) 裡，巴爾札克解釋道：

這個來自於社會下層的作家花了十年的青春年華努力奮鬥，希望可以得到上流社會其中一名皇后的芳心。在虛榮心的支持之下，他的熱情變得

¹⁵ 筆者譯，以下本小說中文部分皆由筆者自譯。「Cet amour réveilla, satisfait les sentiments qui m'agitaient : ambition, fortune, tous mes rêves, enfin ! Belle, noble, riche, et bien élevée, cette jeune fille possédait les avantages que le monde exige arbitrairement d'une femme placée dans la haute position où je voulais arriver. [...] je ne sais rien de plus beau pour une épouse. »

¹⁶ 發行於 1829 的《婚姻生理學》及《舒昂黨人》(*Le Dernier Chouan*) 是巴爾札克的成名著作。

¹⁷ 在 1828 年投資印刷業慘敗後，巴爾札克開始以大量寫作來維持生計。

¹⁸ 在與貝妮夫人及卡斯特夫人交往前，巴爾札克還曾與雅朋黛絲公爵夫人 (la duchesse d'Abrantès) 有過親密關係，也差點與另一位豪門千金 (Eléonore de Trumilly) 定下婚約關係。另外，在小說裡，女人的財富也常是幫助男人成功的要訣之一。

¹⁹ 貝妮夫人一再提醒巴爾札克，希望他可以及時看清卡斯特夫人的真實面貌，不要在虛榮心的作祟之下，跳入這個佈滿蜜糖的陷阱：「[...] 我的心有時會被一個致命的恐懼給嚇得跳個不停，我在想，若某位夫人寫信請你去見她，依你算善良的個性，你應是會前往赴約的 [...]。這次的狀況比起以往來得嚴重許多，然而，不幸地，你的榮虛心仍是活躍地存在，且對你有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真實影響力。」(居昂。1967：505)

一天比一天壯大。愛情，若沒有虛榮心的話是非常脆弱的。(居昂。1967：511)²⁰

因此，這段感情似乎對巴爾札克的寫作方向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畢竟，他失去的不只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夢想。

(二)、《絕望愛情》

裘雷指出，在完成《鄉間醫生》的幾天後，巴爾札克又馬不停蹄地著手另一個寫作計劃：《絕望愛情》(1832年10月底至11月底)²¹。因此，《絕望愛情》和〈鄉間醫生的告解〉存在著許多相似處。只是，不同於〈鄉間醫生的告解〉的單篇章節形式，在結構上顯得不夠完整，《絕望愛情》已是一篇組織完整的短篇小說(*conte*)。

《絕望愛情》的男主角卡巴哈(*Angelo Cappara*)是個具豐富創造力的雕刻家²²，在自覺長相不如人的情況下，個性非常地內向害羞。有一天，在查理八世宮殿裡工作的同時，他意外地結識了一位身份不凡的高貴夫人。卡巴哈天真、自然的個性得到了夫人的讚賞，沒多久後，夫人邀請他到家中做客。在夫人大方、熱情的招待下，卡巴哈終於敞開心胸，接受這段意外的感情。然而，在無私地獻出所有的感情之後，卡巴哈仍只被允許親吻夫人的手背。不甘心受到玩弄的他終於有了「報復」的念頭：他要劃破這女人的臉龐，讓她無法再繼續玩弄年輕男子的真情！(巴爾札克。《絕望愛情》：421)²³

因此，相較於波那西斯逃避事實的態度，卡巴哈選擇了直接面對問題。女主角方面，作者也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在〈鄉間醫生的告解〉裡，女主角可以說是不存在，讀者只能藉由波那西斯單方面的描述來了解緣由。然而，在《絕望愛情》裡，女主角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角色，而是一名有「自我意識」的主角。她會替自己辯解，還懂得反省、改變，進而求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例如，在卡

²⁰ « La lutte de cet écrivain [Nathan] parti des rangs inférieurs avait occupé les dix premières années de sa jeunesse ; il voulait être aimé par une des reines du beau monde. La vanité, sans laquelle l'amour est très faible, [...] soutenait sa passion et devait l'accroître de jour en jour. »

²¹ 收錄在*Les Cent Contes drolatiques* (1832-1837) 裡。巴爾札克原先計劃寫一百篇寓言故事，但最後只有完成三十篇。

²² 認為寫作是「藝術」表現的一種的巴爾札克常將自己投影在筆下的「藝術家」型人物身上。

²³ 參考« le ne vous tueray pas, madame, fait-il ; mais ie vais vous estafler le visaige, en sorte que vous ne coquetterez plus avecques de paouvres ieunes amoureux dont vous iouez la vie ! » (此短篇小說以古法文書寫，所以書名及內文文字都與今日法文有些不同)。

巴哈憤怒的神情中看到真愛之後，她徹底的醒悟，為了證明自己的真誠，她甚至願意獻身給卡巴哈：「啊！安傑羅〔卡巴哈〕，我是你的了！」（巴爾札克。《絕望愛情》：422）²⁴。

然而，如此一個戲劇性的大轉變不免讓人感到有些錯愕。在被劍毀容後，女主角不僅能馬上原諒男主角，而且還願意拉下身段，與其進一步交往，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因此，雖然《絕望愛情》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架構，然而，就文學角度而言，這作品似乎仍有其不善之處，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簡單說明：第一，在作者「報復」念頭過強大的前提之下，《絕望愛情》的主要議題仍是放在男女的關係上，似乎欠缺某種深度，能引起的回響也就很有限。而且，嚴格來說，《絕望愛情》仍停留在〈鄉間醫生的告解〉的初版型式：卡巴哈尚未找到末版波那西斯那「化悲憤為力量」的動力。第二，「短篇小說」的方式雖然可以生動地呈現故事，但也讓故事的發展流於制式化。「歡樂結局」的收場讓故事顯得有些天真，寓意欠缺深度及廣度。

因此，不意外地，巴爾札克將重新拾筆，第三次改寫故事。

（三）、《榮爵公爵夫人》

經過近兩年的沉澱，巴爾札克似乎對他過去這段失敗的愛情有不同的體悟。不同於先前的二部作品，《榮爵公爵夫人》（1833 年 4 月寫作，1834 年出版）已是一部發展成熟的「長篇小說」，無論是在故事的結構或是人物代表的含意上，都似乎將此系列「報復小說」推到了頂峰。

故事裡，男主角不再只是一名默默無名的醫生或藝術家。蒙替佛（Armand de Montriveau）出身於傳統貴族，他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蒙替佛將軍，曾跟隨拿破崙南征北討，英勇地葬身於戰場，與法國知名的儒貝爾將軍（général Joubert）齊名：²⁵

蒙替佛是蒙替佛將軍的獨生子。蒙替佛將軍出身傳統貴族，卻為了實現共和的理想不惜以貴族方式犧牲生命；他倒身在儒貝爾將軍身旁，葬身

²⁴ 筆者譯，以下本小說中文部分皆由筆者自譯。「Ha mon Angelo, je suis à toy !」。這句話也似乎實現了巴爾札克在真實生活裡所無法完成的夢想。

²⁵ 儒貝爾將軍於1799年8月15日逝去，得年30歲，是法國共和大軍抵抗奧地利俄羅斯聯軍的英雄人物之一。藉由這個真實傳奇人物的名聲，巴爾札克無疑是想強調蒙替佛將軍的偉大。

於諾比之役。(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40)²⁶

透過這段描寫，我們知道，蒙替佛將軍不僅是一名英勇的將領，而且，從他追隨拿破崙一事看起來，他似乎更是一名「先知先覺」的好將軍。的確，出身傳統貴族 (*ci-devant*) 的他²⁷，懂得潔身自愛，做好人民的榜樣。知道在人民反抗、國家有危機時，謙卑反省、勇敢地面對社會腐敗、思想墮落等問題。因此，為了國家的未來，將軍不惜拋棄個人的貴族特權，與人民百姓一起奮鬥，一起追求一個理想的共和家園。

因此，革命戰場上，將軍的犧牲不僅突顯了他偉大的情操與無私的精神，也同時反應出了當時「共和貴族」的困境：他的兒子，在失去了為國犧牲的父親後，變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因為，在共和貴族（左派）被傳統貴族（右派）視為「叛徒」，誓不兩立的情況下，沒有親戚朋友願意出面收留蒙替佛。因此，遭受貴族親友排擠的蒙替佛只能投靠共和軍，而出面接收他的，不是他人，正是拿破崙本人！因此，蒙替佛的遭遇暗示了法國新舊社會的傳承現象。蒙替佛被象徵性地安置在一個「公立學校」裡²⁸，學校裡的公共教育環境與特權家庭慣有的家教制度 (*précepteur*) 形成了強烈的對照。變成「公民」的蒙替佛不僅失去了「特權」，還要和其他共和軍人的「孤兒」當「同學」，而且，與他們「公平競爭」！

因此，用「孤兒」一詞來說明蒙替佛的狀況再適合不過。其實，孤兒現象在巴爾札克的小說裡是很常見的。例如，年輕的貴族男孩們就常是「孤兒」，似乎和當代的社會問題有相對的關係：在後革命社會裡，貴族家庭常是殘破不堪，若年輕男孩想要重新進入上流社會，得靠自己的奮鬥和努力²⁹。不過，蒙替佛「孤兒」的緣由似乎與貴族男孩的(哈發葉爾Raphaël de Valentin³⁰、拉斯蒂涅克Eugène de Rastignac³¹、呂西安Lucien de Rubempré³²)稍有不同。蒙替佛之所以是「孤兒」，不是因為他是革命的受害者，而是因為他的父親勇敢地選擇了革命。由於革命意

²⁶ « Armand de Montriveau était le fils unique du général de Montriveau, un de ces ci-devant qui servirent noblement la République, et qui périt, tué près de Joubert à Novi. »

²⁷ 這詞的法文原意是本是之前或從前的意思。在法國大革命後，它多了「傳統貴族」的意思。

²⁸ 學校一詞除了有傳承的意思之外，似乎也間接說明了拿破崙的重要改革之一：教育問題。在執政期間，拿破崙曾多次推動教育改革，除了創建中學教育之外，還大興土木，建造了許多學校，讓人人皆有機會接受教育。

²⁹ 參考甘佳平，〈巴爾札克——從寫實小說家到文學政治家：《高老頭》、《幻滅》、《煙花女榮辱記》〉，《中山人文學報》，2012年，第32期，p.279-304。

³⁰ 《驢皮記》之男主角。

³¹ 《高老頭》(*Le Père Goriot*) 之男主角。

³² 《幻滅》(*Illusions Perdues*) 之男主角。

調著拋棄過去一切舊有規範，重新開始，因此，蒙替佛必需延續父親的選擇，在平等、自由，沒有任何特權的情況下開創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命運的種種安排使得蒙替佛的個性格外的沉穩，甚至顯得有些害羞，但巴爾札克再三強調，蒙替佛並不是缺乏「勇氣」，而是身為「共和貴族」後代的他，身世裡藏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犧牲、奉獻精神。他的低調正是他與眾不同的證明。

在經過共和教育體制的洗禮後，蒙替佛踏上了父親的腳步，加入了拿破崙大軍。在對身外之物毫無牽掛的情況下，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英勇善戰，表現相當突出。責任、義務（le sentiment du devoir accompli）是他存在唯一的意義，而這無私、慷慨的軍人精神也使得蒙替佛變成了英勇「拿破崙麾下將軍」（les généraux napoléoniens）的最佳代言人。只是，如此無私忘我的投入換來的卻是一個淒涼的下場。在 1814 年拿破崙敗北，法國進入「復辟時期」之後，曾經對波旁王朝宣戰的「拿破崙麾下將軍」情況相對告急。因此，想要繼承父親爵位的蒙替佛受到皇室的打壓，滿腹委屈無處宣洩的他只能負氣遊走他國，以挑戰一次又一次艱辛的任務來肯定自己的價值。

不過，三年後，一切有了轉變。蒙替佛在 1818 年結束了異鄉生活，回到巴黎。此時，路易十八成立的「皇家政府」正巧遇上了執政上的困難。為了能重振社會、軍隊低迷的風氣，重拾民心，新政府正急需犒賞「英雄人物」（hommes de mérite），來重新標榜傳統價值。因此，身經百戰、忠心赤膽的戰場勇將蒙替佛頓時變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很快地，他「侯爵」的頭銜終於被確認核准、皇家新政府承認他的損失並賠償，他還被重金聘入了「皇家軍隊」（la Garde royale），為軍隊樹立良好典範。這突如其來的一切讓曾經被視為一介平民的「拿破崙麾下將軍」搖身一變，成了「蒙替佛侯爵」。很快地，蒙替佛在巴黎建立起龐大的名氣，他的頭銜、錢財及數不清的傳奇際遇讓他一夕間成為巴黎人人知曉的「名流」（il est à la mode）。

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蒙替佛侯爵可以說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結合。他的父親出身傳統貴族，卻擁護共和思想；他失去了穩固的家庭根基，卻得到了拿破崙及公共教育制度的支持。然而，在拿破崙時代走入歷史後，他似乎又拋棄了革命精神，回歸「正統」。不僅重拾侯爵頭銜，還加入了「皇家軍隊」。表面上，這一切的轉變看起來的確是有些不合邏輯，蒙替佛的個性似乎顯得有些見風轉

舵³³。然而，若我們對法國十九世紀初的歷史有一定的了解的話，我們就能理解這一切並不是蒙替佛的錯。的確，這並不是個對或錯的問題，我們很難對這個動盪不安的社會下定論。我們只知道，生於革命後時期的蒙替佛，自出生就注定要在這兩個相對立，卻又得相互延續下去的極端世界裡找到自己的定位：貴族時代確定已經過去，但是，共和時代卻又似乎無法馬上入土生根。在這令人手足無措、紛紛擾擾的社會裡，舊有的價值觀似乎仍有無法抹去的重要性。也因如此，法國才有復辟時期的出現，皇家新政府也才會願意退讓一步，歸還蒙替佛侯爵頭銜。

這一切顯示，對作者而言，建立未來，不應只是盲目地刪除舊社會的結構與價值觀，若能在過去的錯誤中開闢另一個生機才是上策。因此，無論路易十八是出於自願也好，是被迫也好，重點是，他的政府懂得適度地拉攏革命軍，讓飽受戰亂的法國享受了幾年的安定生活，讓人民看到了希望。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蒙替佛侯爵就像是路易十八的新政府。他的出生年代、身世及際遇使得他同時擁有了兩大黨派（保守派、革命派）的優點：除了傳統貴族英勇善戰的精神外，他還擁有新式貴族追求共和平等的勇氣；在不求任何回饋、在願意自我犧牲的同時，他希望完成人人平等的理想。就這些特點來看，蒙替佛侯爵似乎象徵著一個可行的「未來」。在經歷新舊時代的同時，他不偏激、不守舊，懂得分辨是非並繼承、融合這些時代想法與優點。他與一般人不同，他柔性、開放的態度隱約透露著一個樂觀的未來。

然而，這美好「未來」的化身，這戰場上不屈不撓的勇士卻將在戀上一名貴夫人後，一腳栽進「地獄」裡。

吸引蒙替佛侯爵目光的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巴爾札克強調，榮爵公爵夫人出身豪門貴族，天生完美，從頭到腳都充斥著令人遐想的迷人氣息。在她嚴格的貴族教育的雕塑下，夫人更顯得高貴無瑕。只是，作者似乎對這名極盡完美的女子有幾分保留。他解釋，夫人的種種優勢讓她本錢雄厚（*bien armée*），她強大的魅力讓男人無法抵抗。因此，具強烈優越感的夫人似乎非常享受這種被多名男子圍繞的快感，越多的男子追求她，她就越能滿足自己無止盡的「虛榮心」。

作者進一步解釋，從小生活在封閉環境裡的榮爵夫人，有著極為「典型」的

³³ 蒙替佛政治地位搖擺不定並不是空穴來風。其實，巴爾札克，甚至巴爾札克的父親也有過相同的經驗。大致上來說，巴爾札克在1832年以前可歸屬共和派，之後為保守派。欲想了解更多有關巴爾札克和蒙替佛外在肢體及想法上的共通點，請參考佛泰吉（Rose Fortasier）：761。

貴族行為與思想³⁴。她的一舉一動完全符合上流社會的禮儀規範，她驕傲、虛假、自相矛盾的個性在上流社會裡並不罕見。夫人的行為思想甚至可以反應出「整個上流社會」的邏輯思考。因此，在有關夫人的指責背後，作者想要討論的似乎是「整個上流社會的女人」³⁵：

這位年輕女子是她既崇高又卑微，既偉大又微小的社會階層中最完整的類型。她接受了許多知識，但卻是個相當無知的人。她有著許多崇高的情感，卻少了一個可以將它們協調貫穿的想法。她使盡全力地遵從社會規範，卻又準備好對抗社會。然而，在她猶豫不決，遲疑不定的情況下只有曇花一現的效果。她的頑劣固執勝於有個性，只有迷戀沒有熱情，只會用腦不會用心，是一名至高無上的女子，有著精明熟練的獻媚技巧。她是個典型的巴黎人，喜歡光芒和節慶，從不思考，不然就是領悟得太晚。她不經意的行為中總是帶著幾分的詩意，她蠻橫無禮的令人感到陶醉。然而，在她的心深處，她是謙卑的，微弱的就像是一枝筆直的蘆葦。但是，她卻也像這枝蘆葦一樣，隨時準備屈服於強力之下。她經常談論宗教卻不喜歡宗教，她以解脫的心情去接受它。（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34）³⁶

在這段有些冗長，佈滿斥責的段落中，作者清楚地描繪對此「類型」女子的

³⁴ 請參考法國二十一世紀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社會學的問題》（*Questions de sociologie*）裡所提出的「慣習」（habitus）及「階層慣習」（habitus de classe）一詞的定義。布迪厄認為，同一族群的人或同一社會地位的人會透過長時間的生活實踐，發展出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形式，讓他們漸漸地不同於社會其他族群。

³⁵ 1842年，在《人間喜劇》的〈前言〉中，巴爾札克解釋《人間喜劇》的創作目的是將人類依「類型」（type）逐一分類介紹。

³⁶ [...] une jeune femme fut [...] le type le plus complet de la nature à la fois supérieure et faible, grande et petite, de sa caste. C'était une femme artificiellement instruite, réellement ignorante ; pleine de sentiments élevés, mais manquant d'une pensée qui les coordonnât ; dépensant les plus riches trésors de l'âme à obéir aux convenances ; prête à braver la société, mais hésitant et arrivant à l'artifice par suite de ses scrupules ; ayant plus d'entêtement que de caractère, plus d'engouement que d'enthousiasme, plus de tête que de cœur ; souverainement femme et souverainement coquette, Parisienne surtout, aimant l'éclat, les fêtes ; ne réfléchissant pas, ou réfléchissant trop tard ; d'une imprudence qui arrivait presque à de la poésie ; insolente à ravir, mais humble au fond du cœur ; affichant la force comme un roseau bien droit, mais, comme ce roseau, prête à fléchir sous une main puissante ; parlant beaucoup de la religion, mais ne l'aimant pas, et cependant prête à l'accepter comme un dénouement.

觀察心得，並點出她們的矛盾點。其中，又以她們是「至高無上的女子，有著精明熟練的獻媚技巧」一句話最為敏感，讓人直接聯想到卡斯特夫人。這也讓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指責多了幾分弦外之音。對巴爾札克而言，這類型女子之所以會有「許多崇高的情感」卻又「無知」，是因為她們只會一味地遵守社會規範，缺乏自己的想法。面對感情問題時，更是「只有迷戀沒有熱情，只會用腦不會用心」，令人痛心。而且，更諷刺的是，她們根本就不認同這些社會規範，甚至有和社會抗衡的想法。所謂的社會規範，對她們而言，不過是指表面上的迎合，與道德無關。重點是，在合乎規範的外表下，她們可以獲得某種程度上的行為自由，避免社會輿論的困擾。因此，非常諷刺的，「社會規範」居然變成了這群女子掩飾自己的最佳方法。外表的美德讓她們獲得了行為上的自由，讓她們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

以上這段分析清楚地點出了榮爵夫人的問題。她在成功地征服了情人之後，卻無心經營這段感情。為了能夠繼續享有被愛的快感，又不傷害她完美的形象，她先是藏身於「司法」，表示婚約讓她們失去自由之身。然而，這些與丈夫長期分居的女人根本就無視於丈夫的存在，榮爵夫人在自家中大方接待愛慕者，每個愛慕者還有自己特定的時段。在謊言不攻自破的情況下，夫人又轉身緊抓「宗教」當藉口，繼續拒絕與和情人有肢體上的親密接觸，她跟侯爵說道：「是的，我是愛您的。不過，我只能像個有宗教信仰、純潔的女人那樣地去愛您。」（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61）³⁷ 她表示，她的信仰迫使她和情人保持距離，接受情人的「獻吻」是她最大的極限：「我們將只能停留在這個階段！」（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56）³⁸ 因此，她虛情假意地懇求情人，請他看在愛情的份上，將彼此的關係限制在這個聖潔的關係上，別為難了他擁有高尚心靈的情婦，使其背負「背叛」神的罪名。然而，此一邏輯更顯示出夫人的自私自利：她對自己的愛遠比她對上帝或情人的愛來得多。若與她個人的利益相衝突，就算是上帝，她也不看在眼裡：

當她開始對利用宗教獲取私利感到厭煩後，榮爵夫人便玩弄起亞爾孟〔蒙替佛〕，挑撥他信仰及利益間的關係：她要他重拾信仰，像個基督徒一樣的虔誠〔...〕噢！可是，她卻矛盾的可以為了亞爾孟〔蒙替佛〕打破上帝的大腦，探究上帝是否願意替她擺脫這個離目標越來越近，思想

³⁷ « Enfin, je vous aime, mais seulement comme il est permis à une femme religieuse et pure d'aimer ».

³⁸ « [...] nous en resterons là, dit-elle en souriant. »

堅定，開始令她感到恐懼的男子。(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67-968)³⁹

因此，無論是「司法」、「宗教」或是廣義的「社會規範」，看這些女子眼裡，都變成了具雙重利益的工具。首先，這些美德是最好的藉口，是拒絕情人的利器。再者，藉著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詞，她們還可以把自已巧妙地偽裝在崇高的道德形象裡，讓從未見過世面的男子們信以為真，越陷越深。總之，這些精心的算計成功地加速了男子們的沉迷，這一退一進的危險關係令他們「感到陶醉」，無法自拔。因此，對情竇初開的蒙替佛而言，榮爵夫人當然是名完美的女子，「嬌羞腴腆」(pudique)。他怎麼想也沒想到，她會是一名不惜「極盡獻媚」(horriblement coquette)來達到目標的場情高手！因此，曾經深受其害，曾經和蒙替佛侯爵一樣身陷其中的巴爾札克決定拆穿這個謊言，讓世人看清這些無情女人的虛假：

宗教信仰只維持了三個月。時間一到，被自己不斷重覆的言論弄得煩躁不堪的公爵夫人將上帝的手腳捆綁起來，送給她的情人。(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73)⁴⁰

在這些高傲夫人的眼裡，情人就像是她們的「戰利品」，身邊若有越多的男子圍繞，她們就越有價值；相對的，若男子們越有名氣、越有才華，她們就越顯得了不起，這也是為什麼榮爵夫人明明知道蒙替佛侯爵是個無趣的人卻又無法不盲目地跟進，與其他夫人相競獻媚的原因。對這些被強烈虛榮心(fiebre de vanité)蒙蔽良心的女子而言⁴¹，情人的多寡是她們地位的指標。擁有越多忠誠的情人死心踏地地緊隨在身旁，她們就顯得越有「美德」，她們在巴黎的勢力就越屹立不搖：

³⁹ « Quand elle eut assez joué de la religion dans son intérêt personnel, madame de Langeais en joua dans celui d'Armand : elle voulut le ramener à des sentiments chrétiens [...] Oh ! alors, par esprit de contradiction, elle lui cassa la tête de Dieu pour voir si Dieu la débarrasserait d'un homme qui allait à son but avec une constance dont elle commençait à s'effrayer. »

⁴⁰ « La religion dura trois mois, Ce terme expiré, la duchesse, ennuyée de ses redites, livra Dieu pieds et poings liés à son amant. »

⁴¹ 很明顯的，夫人和巴爾札克有著一樣的問題。夫人想要被有才華的男子圍繞，巴爾札克則是想藉著女人，躍身貴族階級。

最真實的美麗、最值得讚賞的面貌若沒有人欣賞的話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情人、奉承諂媚的話都是她強大力量最好的佐證。（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38）。⁴²

因此，在眾人的擁護之下，這些女子變成了可怕的「皇后」。要如何成為男子愛慕的對象又不要淪為愛情的犧牲者，變成了這些「皇后」整天費心盤算的問題。

在這種極為自私、專制的操控之下，一位戰場勇士變成了一個畏懼的小男人、一個任性小孩手中的玩具或昆蟲。為了討夫人歡心，蒙替佛侯爵必需矮化自己、必需將尊嚴、自尊心等問題拋到腦後，謙卑地接受夫人的嘲笑與指使，在夫人需要時，陪伴她左右；在她厭倦時，獨自一人守候在公爵夫人的候見室裡。因此，此時的蒙替佛已不再是那個英勇善戰的將軍或上校了，他只是個人人嘲諷譏笑的「夫人傳令兵」（*planton de la duchesse*），毫無選擇地將夫人極端的要求視為是上級命令一樣地在執行。

面對蒙替佛的遭遇，作者似乎有說不盡的憐憫，蒙替佛的忍讓及無奈似乎與他個人的經歷有絕對的關係。因此，巴爾札克以有些「自嘲」的口氣寫下⁴³：「愛一個人，不就是要懂得辯護、乞討和等待嗎？」（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53）⁴⁴ 至於夫人，眼見情人毫不設防一步步地陷進自己的圈套，變得更加地狂妄：「你的服從是我的自由。」（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78）⁴⁵ 因此，某種程度上，夫人和侯爵的關係與夫人看待美德的態度是一樣的：唯有擁有侯爵的服從及表面上的美德、唯有將人生看作是一場又一場的權力爭奪戰，她才可以享受短暫的自由和勝利的快感。我們可以想像，若沒有宏格羅爾侯爵（*le marquis de Ronquerolles*）的挺身而出，適時地點醒蒙替佛，讓他看清夫人的真面目，一個戰場上罕見的勇士將毀於一介女子手中，任由她蹂躪踐踏：

⁴² « La plus réelle beauté, la figure la plus admirable n'est rien si elle n'est admirée : un amant, des flagorneries sont les attestations de sa puissance. »

⁴³ 巴爾札克曾在私人信件敞開心胸地表示：「我是唯一一個知道《榮爵公爵夫人》書中難堪部分的人」。「Moi seul sais ce qu'il y a d'horrible dans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筆者譯。 *Correspondance*, t.III, p.54-55。

⁴⁴ « Aimer, n'est-ce pas savoir bien plaider, mendier, attendre ? »

⁴⁵ « Ton obéissance est ma liberté. »

其實呢，你的公爵夫人就像一顆大腦（只會算計）。她用腦在感受事物，她的心在腦子裡，就連她的一言一語也是由大腦在掌控。她的貪得無厭都是因為大腦之故。（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82）⁴⁶

榮爵夫人之所以會變得如此輕蔑，無疑是因為她知道自己完全掌握了侯爵的心。侯爵為愛忍讓，不愛他的夫人卻因此變得更加狂妄，一心只想將情人踩在腳底下。很明顯的，她已不再是那個覺得侯爵高人一等，對他投以仰慕神情，千方百計急著投身獻媚的女子了。當初滿心愛慕、崇拜的弱女子已經變成了一名相當強勢的公爵夫人！面對這樣一個結果，驕傲自大的夫人食髓知味，想進一步從本質來改變侯爵，使其摒除原有的共和思想，進而否認自己的價值。

三、從文學到政治

的確，榮爵公爵夫人與蒙替佛侯爵交手的絕不只是單純的感情問題。我們稍早有談過，在巴爾札克眼裡，沒有人比蒙替佛侯爵更適合代表一個樂觀的未來。他傳統貴族的血緣和他「拿破崙麾下將軍」的身份⁴⁷，讓他變成了「取代」傳統貴族的理想對象。因此，他「拿破崙麾下將軍」的身份絕不是個偶然的巧合，因為他完全符合了「拿破崙麾下將軍」結合新舊時代的象徵意義。的確，拿破崙之所以會設立一套類似於舊制的貴族制度，是因為他希望可以給優秀人才階級躍升的機會，讓人人都有機會晉升上流社會，與傳統貴族平起平坐的權利。當然，他也希望這些「新貴族」能適宜地刺激傳統貴族，讓後者能勇於面對自己的問題，接受挑戰，不再是個守舊封閉的小團體。因此，「拿破崙麾下將軍」除了是一個可以有效拉攏軍心，延續和平的制度之外，更是一個增進磨擦，融合新舊貴族，創造光明未來的好方法。

因為「拿破崙麾下將軍」的身份，蒙替佛侯爵多了傳統貴族所沒有的優點。和封閉自固、生活圍繞在數不清的細節規矩上（*les manières*）、把宮廷中的阿諛諂媚視為國家要事的傳統貴族比起來，「拿破崙麾下將軍」顯得現正直可靠、不拘小節。的確，大革命後的「貴族」應該跳脫血緣的迷思，任何有才華、有能力引導社會前進的人（*capacité*）都應要得到應有的肯定。再者，在戰場上舉著長

⁴⁶ « Et bien, ta duchesse est tout tête elle ne sent que par sa tête, elle a un cœur dans la tête, une voix de tête, elle est friande par la tête. »

⁴⁷ 1804年拿破崙稱帝後，開始犒賞曾經與他戰場上共患難的勇士將軍，將之封為「拿破崙麾下將軍」，又稱「帝國貴族」（*la noblesse d'Empire*）。

劍，為國家、理想作戰的「拿破崙麾下將軍」，不正好執行了傳統貴族所應盡的社會義務嗎？在舊制時期，「長劍」為貴族獨有的配戴物品，象徵他們的勇氣及特殊地位。然而，在《人間喜劇》裡，在眾多貴族的相關描寫中，我們甚少發現長劍的存在。在沒有英勇的「佩劍貴族」（la noblesse d'épée）的情況下，我們似乎只看到一個個十分官僚的「穿袍貴族」（la noblesse de robe），這是作者無心的疏忽嗎？還是一心想忠於歷史的他另有所指呢？總之，在少數配戴長劍的蒙替佛身上，侯爵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全身上下散發出的軍人氣息看在夫人的眼裡不但一點都不英勇，反而還顯得有些低等。更諷刺地，他的滿腔熱血居然被解釋為不識時務，他軍人式的正直及坦率和傳統貴族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侯爵難能可貴的騎士精神得不到公爵夫人的贊同，「騎士精神」對這個虛假的傳統貴族而言，似乎顯得有些陌生、難理解：

他急忙地趕來跟她告白，就像是要在戰場上發射第一顆大砲一樣。可憐的〔情場〕新手啊！他看到他輕盈的精靈包裹在一件喀什米爾製的棕色浴袍裡，全身巧妙地散發出蒸氣，慵懶地躺在陰暗小客廳的長沙發上。榮爵夫人連站都沒有站起來，只有露出頭[...]用溫柔地像一道柔光的聲音跟他說：—侯爵先生，若不是您，若只是一個我不在乎或是一個不怎麼使我感興趣的朋友的話，我就會請您離開。（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51-952）⁴⁸

在這段敘述裡，侯爵的熱情與榮爵夫人高傲呈明顯對比。夫人冷淡的反應間接顯示出十九世紀貴族的無知、對自己身份認知的不足，只願享受「特權」，卻不願盡社會責任。一個戰場上勇猛無敵的將軍看在他們眼裡只不過是個粗俗不堪的「軍人」，低層「士兵」！

那麼，究竟貴族還保有什麼特質呢？貴族還能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奉獻呢？的確，貴族不應只是「特權」的代名詞。在特權的背後，貴族有應盡的義務：保家衛國，在必要時以鮮血當稅賦（impôts du sang），為國家付出鮮血、犧牲生命。

⁴⁸ « Il arrivait impétueusement pour lui déclarer son amour, comme s'il s'agissait du premier coup de canon sur un champ de bataille. Pauvre écolier ! Il trouva sa vaporeuse sylphide enveloppée d'un peignoir de cachemire brun, habilement bouillonné languissamment couchée sur le divan d'un obscur boudoir. Madame de Langeais ne se leva même pas, elle ne montra que sa tête [...] lui dit d'une voix aussi douce que l'était la lueur : — si ce n'eût pas été vous, monsieur le marquis, si c'eût été un ami avec lequel j'eusse pu agir sans façon, ou un indifférent qui m'eût légèrement intéressée, je vous aurai renvoyé. »

然而，在榮爵夫人的身上，我們看到傳統貴族高傲地否定了他們存在的價值。他們沒心，也沒力再繼續他們世代傳承的重責大任：「人民的保衛者」。更糟的是，取而代之的，居然是滿腦子的自私與自利。這些大勢已去的皇公貴族滿腦子只想著鞏固自己的地位、取回自己在大革命時期被剝奪、充公的金錢與城堡。他們眼裡沒有了人民、國家，也沒有了自己。他們短視近利的醜態顯示出他們嚴重地缺乏危機感，他們苟且偷生的態度為他們的敗亡留下了不可挽回的致命傷：

不懂得如何表現地像個崇高的保衛者，聖日耳曼區（傳統貴族）只會貪婪地像個不擇手段達到目標的人。從復辟貴族第一天向全世界最聰明的國家證實了他們將權力及預算用在只對他們有利的地方時，從這天起，這個貴族就已經病入膏肓了。（巴爾扎克。《榮爵公爵夫人》：929）⁴⁹

在這一連十多頁的猛烈炮火之下，巴爾扎克似乎預知了傳統貴族的衰亡。對他而言，革命意謂著人民對封建制度的厭煩，若傳統貴族還不知檢討改進，以血統以外的方式來重新領導人民，贏得民心，為自己打造一個新的地位的話，那麼，他們數百年的歷史將被無情地劃上句點。

因此，蒙替佛上校對榮爵夫人來說算是一種挑戰；《榮爵公爵夫人》可以被視為一個平民挑戰貴族的故事。只是，故事的發展似乎對傳統貴族不太有利。看了一個傳統貴族的眼裡，「拿破崙麾下將軍」再怎麼優秀也沒有他們優秀。他們不僅不正統，而且，他們還是害得傳統貴族家破人亡，舉家移民海外的主要禍害⁵⁰。他們大膽背叛皇權、神權，為的只是一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自由」。在這個價值觀混淆的世代裡，英勇的「拿破崙麾下將軍」或許是一個可以用來增加自己身價的手段，但無論如何，擁有純正血統的傳統貴族是絕對不可能和這些來歷不明的對象發展出一段長久的愛情的。就如榮爵夫人高傲地表示那樣：「不，

⁴⁹ « Au lieu de se montrer protecteur comme un Grand, le faubourg Saint-Germain fut avide comme un parvenu. Du jour où il fut prouvé à la nation la plus intelligente du monde que la noblesse restaurée organisait le pouvoir et le budget à son profit, ce jour, elle fut mortellement malade. »

⁵⁰ 法國大革命後到復辟前夕（1789-1815），共有約十四萬人（多為貴族）因擔心受到革命的波及而遠走他鄉，選擇移民到鄰近的國家，就連波旁王朝路易十八等人也曾於這段時期內藏身於倫敦。隨著路易十八的復辟，陸續有不少忠心於皇室的皇公貴族跟著回國，不過，在革命軍精神仍盛行的時代裡，路易十八拒絕歸還貴族被充公佔領的家產。這一切要等到查理十世上任後才有了轉變。不顧強大的反對聲浪，查理十世在1825年立法（Loi du milliard aux émigrés），決定歸還約十億的法朗給約五萬名貴族。

一個堂堂的榮爵夫人是不可能會把自己的身價貶得如此低的！」（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77）⁵¹ 夫人補充強調，若蒙替佛想要自欺欺人，表現得像個汲汲營營的「中產階級」，以為總有一天可以達成「目標」，和傳統貴族平起平坐的話，那她可無法奉陪：「就讓天真無知的中產階級女子去上你們的當吧！我，才沒那麼傻。」⁵² 夫人的用詞清楚地點明傳統貴族的固執不知變通，對她而言，她和侯爵來自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兩個不同的世界，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侯爵與拿破崙的掛鉤讓他永遠低人一等，永無翻身的機會。

另外，從這段對話，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對夫人而言，她之所以會需要「守身如玉」，除了因為她喜歡享受被男人「渴望」的快感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她的腦子裡，她代表著聖日耳曼區崇高的貴族，而蒙替佛，則是下等的中產階級。她若被「征服」⁵³，即表示中產階級將成功，貴族將衰敗。因此，無論如何，她都得阻止蒙替佛達成目標。其實，會將感情問題看成政治問題並不是夫人一個人的錯。在貴族長老們耳提面命的提醒之下，夫人不得不以更加嚴謹的心態來看待她與侯爵的關係：面對「老鷹」（拿破崙的象徵物）強大的力量，榮爵夫人必需「馴服」（*apprivoiser*）老鷹，必需粉碎侯爵的自尊心，將之踏在腳底下。因此，她和侯爵的關係就像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不只是一場女人與男人的戰爭，而是一場保皇派對抗革命軍的戰爭：

帕米爾省的主教代理官說：親愛的公爵夫人，這人是老鷹的表親，您是沒有辦法馴服他的。而且，若您不夠小心的話，他還會將您一起帶走。
（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59）⁵⁴

在保皇派長老一番說教之後，夫人與侯爵間的關係也變得更為緊繃。原本對信仰只是基於個人利益的夫人突然對上帝燃起了一股熱忱。她不時地向蒙替佛侯爵「傳教」（*convertir*），希望他能歸返上帝的懷抱。在這看似純粹宗教問題的背

⁵¹ 作者特地用斜體字來強調語氣。「[...] non,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ne descendra pas jusque là. »

⁵² « Que de naïves bourgeoise soient des dupes de vos fausseté ; moi, je ne le serai jamais. » 浪漫愛情，照常理說，應是屬於熱情勇敢的貴族。然而，很諷刺地，在公爵夫人的嘴裡，偉大、無私的愛情居然變成下流不堪，只有中產階級才會相信的謊話。貴族的眼裡似乎只剩利益，自私的本性似乎才是可靠的事實

⁵³ 「征服」，法文動詞 *conquérir*，名詞 *conquête*，過去分詞 *conquis*，原為軍事用語。作者常使用一些軍事用語來描寫蒙替佛侯爵與榮爵夫人間的對立關係。

⁵⁴ « Celui-là, ma chère duchesse, lui avait dit le vieux vidame de Pamiers, est cousin germain des aigles, vous ne l'appriivoiserez pas, et il vous emportera dans son aire, si vous n'y prenez garde. »

後，隱藏著一個十分狡猾的算計。因為，傳統貴族認為，革命軍之所以敢宣戰貴族、甚至不顧一切處決一國之君，是因為他們心中沒有上帝。然而，宗教對傳統貴族的存在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在宗教的規範下，人民盡本份，努力工作，不敢反抗，不敢有不切實際的奢望，深怕任何一點無意的冒犯會帶來永無止盡的災害與報應。因此，若沒有對宗教的敬仰或畏懼的話，那麼，人民就可以無後顧之憂地走上街頭，甚至不惜與皇權對抗。簡單來說，宗教，是唯一一個可以替貴族有效控制人民的「武器」；宗教與政治有著一體兩面的緊密關係。唯有在宗教力量的庇護之下，貴族才能以「領導者」、國王才能以「天子」自居，統治百姓：

亞爾孟[蒙替佛]⁵⁵，您看得到的，宗教可以將主要的保守思想貫連起來，讓有錢的人自由自在地過日子。宗教與財富是緊密相連的。(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71)⁵⁶

因此，對一個地位倍受威脅的貴族而言，若想要消滅氣燄高張的革命軍，首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宗教搖搖欲墜的威望。讓蒙替佛侯爵等人意識到宗教的力量，讓他們相信宗教是永恆的。反之，人民的力量是易變的，是讓人無法掌控的：「我不懂為什麼您拒絕相信上帝，我們是無法相信人民的。」(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67)⁵⁷。換句話說，唯有立即投降，接受保守派的指使，革命軍才不會自己亂了手腳，被毫無秩序的人民給拖垮。榮爵夫人繼續她的論點：宗教的力量絕對比「你們那討人厭的革命」(votre détestable révolution) 要來得強大，相較於革命軍只會以「斬首」(guillotiner) 的方式嚇阻貴族，宗教的力量要來得更軟性，也更持久有效率：從心靈層面下手操控人民絕對是略勝一籌。或許，沒

⁵⁵ 在法文裡，以名字 (prénom) 相稱或以頭銜 (titre) 相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題。在榮爵公爵夫人想要示好時，她會稱情人「亞爾孟」，增加親切感；反之，若她想與情人劃清界線或是從話語中提醒他兩人懸殊的身份差異時，亞爾孟會變成「蒙替佛侯爵」，甚至是「親愛的蒙替佛侯爵」。「親愛的」一詞顯示出的是一種距離感。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蒙替佛在面對夫人無情的文字遊戲時會忘情地大喊：「不，不，不再是公爵夫人了，不再是榮爵了，我在我親愛的安東妮（榮爵夫人的名字）的身旁！」« Non, non, plus de duchesse, plus de Langeais, je suis près de ma chère Antoinette ! » 對蒙替佛而言，夫人的頭銜或是她顯赫的身世無疑是他們兩人關係的最大的障礙。

⁵⁶ « La religion, Armand, est, vous le voyez, le lien des principes conservateurs qui permettent aux riches de vivre tranquille. La religion est intimement liée à la propriété. »

⁵⁷ « [...]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refusez de croire en Dieu, car il est impossible de croire aux hommes. »

錯，中產階級和他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在大革命中是獲得了些許的勝利。但是，頑固不化的傳統貴族們相信，這個勝利只是短暫的。因為，「宗教永遠都會是政權的一部分。」（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71）⁵⁸ 若沒有宗教的扶持，沒有完整的教育當武器，這些只會打戰的士兵是無法治理國家，讓貴族、人民心服口服的。

面對夫人使盡全力地說教，蒙替佛侯爵仍然堅持不為所動。因為，在夫人提出的治國理論裡，正直的侯爵似乎只看到了一個建築在利益上的「專制主義」（despotisme）。因此，再怎麼願意為愛吞忍的他也忍不住不悅地回答道：「[...] 您對天主教的信仰，您用來說服我的論點，不過是人們自己編造出來的謊言[...]

（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62）⁵⁹ 他希望他的指責能讓夫人意識到她的偏離，不要再為了表面利益而執迷不悟，出賣靈魂，落進無底的深淵裡。

不過，與夫人的一番強烈爭執也讓侯爵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開始相信，只要夫人對政治及宗教利益放不了手，他就永遠無法突破夫人層層的心防。因此，侯爵決定跟夫人把話說清楚，希望夫人能夠適時地覺醒，在利益與愛情間做一個正確的抉擇：

- 上帝！上帝！我要單獨一個人在您的心裡。看在您對上帝和對我的愛上，不要再把他牽扯進來了。夫人，您不要再去告解了，不然...
- 不然如何？她微笑著說。
- 不然我就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69）⁶⁰

夫人斬釘截鐵的答覆讓侯爵絕望。他的「公爵夫人」永遠是個「公爵夫人」，再怎麼樣也不願意像個「中產階級女子」一樣放手去愛。她被虛榮、利益掩蓋的心就像是用鋼鐵做的一樣，任誰也無法改變。她對愛情的抗爭象徵著保守派的抗戰成功，為曾經飽受拿破崙威脅的傳統貴族爭了一口氣：

⁵⁸ « La religion sera toujours une nécessité politique. »

⁵⁹ « [...] votre foi catholique à laquelle vous voulez me convertir est un mensonge que les hommes se font [...] »

⁶⁰ « - Dieu !Dieu !je dois être seul dans votre cœur. Mais laissez Dieu tranquille là où il est, pour l'amour de Lui et de moi. Madame, vous n'irez plus à confesse, ou...

- Ou ? dit-elle en souriant.

- Ou je ne reviendrai plus ici. »

榮爵夫人在亞爾孟〔蒙替佛〕的前額上察覺到了他這次來訪的秘密苛求。她判決時機已成熟，可以讓這位帝國大兵了解公爵夫人們或許可以接受愛情，但絕不會沉淪，他們這場戰爭比起〔拿破崙的〕歐洲之役還要來得更困難。（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85）⁶¹

另外，和《絕望愛情》一樣，《榮爵公爵夫人》裡也有男主角策劃「報復」的部分。只是，不同於《絕望愛情》的血腥場面，安傑羅直接用劍粗暴地在女主角秀麗的臉龐上劃下一道傷痕，蒙替佛侯爵則是決定理性地仿效司法，在公爵夫人的額頭上，兩眼間，留下一個「洛林十字」（la croix de Lorraine）的烙印⁶²，讓夫人像當時代的受刑犯一樣⁶³，讓人輕易辨識，以避免他們繼續犯錯。無論如何，如此一個替天行道，被作者歸類為「善事」（œuvre de charité）的「懲罰」，都讓女主角起了戲劇性的改變，開始反省懺悔（se repentir）。榮爵夫人知道，蒙替佛侯爵越是暴躁憤怒，越是無法自己，就表示他越愛她（*Il sait aimer !*）。所以，當她被蒙替佛及其友人綁架時，她雖然覺得害怕，但她的內心卻也感到無比的滿足和幸福。看著蒙替佛大聲咆哮，滔滔不絕地數落她過去所犯下的罪行，她一顆鋼鐵般的心漸漸變得柔軟、情意澎湃。她開始意識到這份真情的可貴，終於願意放下身段求和，希望和侯爵長相廝守。

因此，為了愛，公爵夫人終於放棄了自己的崇高身份！她不要再是名公爵夫人，她不要頭銜，她不要再是個令人高攀不起的榮爵家族的子弟，她只希望自己是個平凡的安東妮，亞爾孟的安東妮⁶⁴：「我是你的，是你的！你是我唯一僅有

⁶¹ « La duchesse avait lu sur le front d'Armand les exigences secrètes de cette visite, et avait jugé que l'instant était venu de faire sentir à ce soldat impérial que les duchesses pouvaient bien se prêter à l'amour, mais ne s'y donnaient pas, et que leur conquête était plus difficiles à faire que l'avait été celle de l'Europe. »

⁶² 「洛林十字」的形狀像是一個普通的十字，上頭再多一條小橫槓。「洛林十字」盛起於中古世紀。圖飾的由來是因為在曠地（《聖經》中耶穌受難的地方）樹立起的十字架上，印有INRI等字母，表示「耶穌，猶太人的國王」（Jesus de Nazareth Roi des Juifs）。因此，這第二條橫槓即在強調耶穌這段常被世人遺忘的身世（出身猶太人）。巴爾札克之所以會考慮在榮爵公爵夫人的額頭上烙印上這個圖樣，似乎是想提醒夫人貴族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有關「洛林十字」的解釋，請參考布陀（Michel Butor：147）。

⁶³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受刑犯（bagnard, forçat）的肩上都曾被燒紅的鐵塊印上代表法國皇室的百合花飾（la fleur de lys royale）或是FR兩個字母（法國的縮寫）。參考布陀：147。

⁶⁴ 參考註腳55。

的主人！」（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997）⁶⁵ 現在的她，只求可以像名「女工人」（ouvrière）或是下等女子一樣，毫無顧慮地去享受愛情，其它的事，都已毫無意義：「噢！我的朋友，我是愛你的！就像你們中產階級女子愛人的方式那樣。」（《榮爵公爵夫人》：999）⁶⁶ 換句話說，公爵夫人不但承認了她對侯爵的感情，願意放棄她貴族的身份，與侯爵一樣做個平民老百姓。而且，她還願意變成侯爵的「工人」，只聽候他一個人的指示。她過去崇高的身份只剩下一個功能——用來證明她的愛：

我想要擁有所有貴族的高尚情操，好把它們都獻給你；悲慘的命運把我生成公爵夫人；我想要是皇室宗親的一份子，這樣，我就可以毫無保留地把一切都獻給你，變成你美麗的工人，他人的皇后。（巴爾札克。《榮爵公爵夫人》：1000）⁶⁷

我們不難發現，隨著故事的發展，貴族不再是貴族，曾經傲慢不堪的貴族在經過「斧頭」的深刻洗禮之後⁶⁸，不過是一名女工人，願意把「中產階級」的情人當作上司一樣來服從。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的，在蒙替佛出手反擊後，革命軍的戰況首次反敗為勝，越來越逼近最後的勝利。

由此可見，巴爾札克在經過近兩年的沉思、兩次不甚完美的寫作經驗之後，終於寫出一本跳脫個人「報復」情感的傑出作品。《榮爵公爵夫人》是一部富政治意義的小說，透過榮爵公爵夫人，巴爾札克發揮了他「思想家」的潛力⁶⁹，道出了貴族階級內部的腐敗現象。他們的自負傲慢，阻絕了有才華、能力的年輕男

⁶⁵ « A toi! à toi, mon unique, mon seul maître ! »

⁶⁶ « Oh, mon ami, je vous aime pourtant, comme aiment vos bourgeois. » 參考註腳62.

⁶⁷ « Je voudrais posséder toutes les noblesses pour te les sacrifier toutes ; les malheur m'a fait duchesse ; je voudrais être née près du trône, il ne me manquerait rien à te sacrifier. Je serais grisette pour toi et reine pour les autres. »

⁶⁸ 《榮爵公爵夫人》1834年第一次出版時的原始書名是「不要觸碰斧頭」（*Ne touchez pas la hache*）。《榮爵公爵夫人》這個書名是1839年才正式出現的。之所以選擇「斧頭」一詞，可能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斧頭是被用來斬首貴族的工具，所以斧頭可以說是貴族最大的敵人。也就是說，蒙替佛將軍是榮爵夫人最害怕的敵手。不過，值得說明的是，「斬頭」在當代被視為一種「特權」，因為這種死法不同於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吊死（pendre），可以縮短受刑人痛苦的時間。參考布陀：129-134。

⁶⁹ 在《人間喜劇》的〈前言〉裡，巴爾札克表明只有寫作是不夠的，他要當一名思想家（penseur），將歷史與小說結合。在居昂的*La pensé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Balzac*一書裡，作者詳論巴爾札克如何成功地將文學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如何「將文學轉化為推廣個人思想的工具」（servir sa littérature à la propagande de ses idées）。（居昂。1967：619）。

子的成功希望；他們的封閉自固，讓貴族陷入了無法翻身的深淵裡。為了阻止上流社會繼續自甘墮落，讓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定程度的提醒「懲罰」似乎變成了決然必要的關鍵問題。因此，蒙替佛將軍不再只是名感情受挫的普通男子，他還代表了正義與希望，他手上銳利的「斧頭」敲醒了仍沉睡於美夢中的傳統貴族。他不僅「替天行道」，還是個英雄，一個想要拯救傳統貴族，將社會新舊領導人成功融合在一起的世紀英雄。

【結論】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於《鄉間醫生》及《絕望愛情》，《榮爵公爵夫人》的寫作重心已不只是在男女的愛情問題上，而是在當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上。在榮爵夫人身上，我們看到了傳統貴族無法挽救的內部問題，在蒙替佛侯爵身上，我們看到了法國未來的一絲希望。透過夫人的反省、改變，作者不僅了結了他個人的感情問題，而且，還讓人看到了國家未來的希望。就連卡斯特夫人在讀完了這本小說後也不禁深感認同，還提供意見，幫忙校稿，讓小說更寫實、完美，似乎沒有對作者做任何的責怪或聯想⁷⁰。

因此，同樣一個題材，在經過不同時間的沉澱，顯示出來的深度也有明顯的不同。《榮爵公爵夫人》之所以會引起廣大的回應，甚至讓卡斯特夫人也不得心服口服，無疑是因為在經過近兩年的醞釀後，巴爾札克已能用更成熟的角度，更深層的方式來創作。男女主角的對話、爭執已不再是他個人慘痛的回憶，而是兩大黨派思想的交會中心。

會有這樣一個轉變，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從寫作經驗、政治利益到個人理想的追逐都有可能。我們針對後兩點做推測。先從政治利益來看，我們先前有提到，巴爾札克之所以會對卡斯特夫人傾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夫人來自一個勢力龐大的貴族家族，無論是夫人的娘家或是夫家，在法國政壇上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不過，在保守派聲望日下的情況下，他們得找出一個應變的方法。因此，無論是貝妮夫人或是鉅瑪·卡羅都一致認為，卡斯特夫人接近巴爾札克是有一定政

⁷⁰ 巴爾札克曾表示：「我剛剛從卡斯特夫人處回來，我不希望我的書出版時使她成為我的一個敵人，防禦聖日爾曼區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她先贊許這本書：她大大地贊許了這本書。」他在另一封私人信件裡寫到：「〔...〕一位傑出、高雅的夫人已同意了書中的一切，她就像皇家的新聞檢查官一樣校正了一切，她在有關公爵的事情上的權威性是無與倫比的：在她披巾的遮護下我是最安全的。」（朱妮塔·H·弗洛伊德：166-167）

治目的的。卡斯特夫人不斷地對巴爾札克傳教、不斷地向他遊說貴族的高人一等，為的就是希望巴爾札克能運用他的名聲及文筆為保守派使力。至於巴爾札克，他或許對夫人的不良動機有所察覺，但他卻也無法不對自己將成為貴族發言人一事而感到雀躍不已。不料，他與夫人的關係陷入僵局，連帶著，他的政治夢想也跟著粉碎。因此，他知道，若要想實現美夢，與其他作家有所區別，那他就憑自己的實力去吸引保守派人士的目光。也因如此，《榮爵公爵夫人》裡不乏政治隱射，巴爾札克似乎想要藉自己的作品對保守派人士喊話，請他們審視他的政治理念，採納他的建言：與其它社會階層人才合作，合力創造一個更完美的社會。

若從個人理想來看，在《人間喜劇》的〈前言〉中，巴爾札克曾經清楚地表示他將效法英國作家史考特（Walter Scott）的寫作方式，適時地將歷史與故事結合，讓小說的結構更為嚴謹，讓小說不再只是一種消遣時間的活動。因此，與前二部作品比較起來，《榮爵公爵夫人》的確是多了一層深度意義，不僅添加了政治因素，作者也從中適度地表達了他個人的政治理念。

無論如何，以上這些原因都指向了同一個共通點：野心。或許是單純想讓作品更完美，或是想把作品看作政治的跳板，亦或是積極地想成為一位好作家，《榮爵公爵夫人》無疑是證明巴爾札克的寫作決心的最佳題材。經過十多年寫作磨練的他，隨著經驗、年紀的增長，開始能靈巧地運用身邊隨手可得的題材，創造出另一波法國文學高峰。

引用書目

巴爾札克著作

Balzac, Honoré de. *Correspondance*, Édité par Roger Pierrot, Hervé Yon, Paris : Gallimard, 2006. t. I.

Balzac, Honoré de. *Dezespérance d'amour*. Paris : Garnier Frères, 1832.

Balzac, Honoré de.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La Comédie humaine*. Paris : Pléiade, 1977. t. IX.

Balzac, Honoré de.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La Comédie humaine*. Paris : Pléiade, 1976. t. V.

Balzac, Honoré de. *Une fille d'Eve. La Comédie humaine*. Paris : Pléiade, 1976. t. II.

Balzac, Honoré de. « Avant-propos », *La Comédie humaine*. Paris : Pléiade, 1976. t. I.

一般評論

Butor, Michel. *Paris à vol d'Archange, Improvisation sur Balzac II*, Paris : E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1998.

Bourdieu, Pierre.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 Minuit, 2002.

Chollet, Roland. « De *Dezespérance d'amour* à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l'Année balzacienne*, Paris : Garnier Frères, PUF, 1965. p.93-120.

Fortasier, Rose. « Introduction à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La Comédie humaine*, Paris : Pléiade, 1977, t. V.

Guyon, Bernard.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ez Balzac. La genèse du Médecin de campagne*, Paris, Colin, 1951, p.231-257.

Guyon, Bernard, *La pensé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Balzac*, Paris : Edition Colin, 1967.

Lichtlé, Michel. « Introduction à *La Duchesse de Langeais* », Paris : éditions Flammarion GF, 1988.

朱妮塔·H·弗洛伊德。《女性與創作》。何勇、王海龍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

甘佳平，〈巴爾札克——從寫實小說家到文學政治家：《高老頭》、《幻滅》、《煙花女榮辱記》〉，《中山人文學報》，2012 年，第 32 期。